

黄勤泽 / 著

那年花开

海空社、兵船号、独身生活等禁烟、戒烟运动，宣传
工作，守禁烟会程等

其在海山、林炳河、永和社等中，宣传禁烟工
作数、一月烟土等。

以无任、宣传禁烟等、戒烟运动等、禁烟运动、
禁烟会程、禁烟会章程等。

禁烟工作、宣传运动、戒烟等、禁烟工作、宣传
运动、戒烟运动等。



台海出版社

那 年 花 开

黄勤泽 著

台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花开 / 黄勤泽 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5. 12

(明日文学丛书)

ISBN 7-80141-440-3

I. 那…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782 号

丛 书 名 / 明日文学丛书

书 名 / 那年花开

著 者 / 黄勤泽

责任编辑 / 华 静

装帧设计 / 秦爱军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如东县彩印厂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 4.5 字数 / 113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ISBN 7-80141-440-3 (全五册) 定价: 100.00 元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黄勤泽，福建省永春县人，2002年毕业于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至今已发表文章数十篇，曾在福建省“百部优秀影片、百部优秀图书、百首优秀歌曲进校园活动”书评影评征文比赛、“挑战杯”第七届福建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动感地带”首届福建省青少年网络作品大赛等比赛中获

当写作成为需要

我不知道我的文学之路能走多远，但我知道这是个开始，令人振奋的开始。

人生最痛苦的是在死前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比这更痛苦的是实现了理想后还没死。拿破仑的那句什么将军和士兵给了我好多狂妄自大的绝妙借口。平凡变成了可耻。假如从没有任何英雄和救世主，人们会不会过得好些；假如耶稣早生几年，是不是有更多人升入天堂。

一直把写作当作一种心灵的倾诉，大学毕业后的这几年从未停止写作。不存在完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我的大学老师这样对我说。但对其真正含义的理解，至少能聊以自我安慰，则是在很久以后。是啊，所谓完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太狭窄了。写作是我无法逃避的宿命，我可逃避的只是摆脱作家的宿命，我读的是中文系，教师是我的职业。我的文章没有任何环节受控于我，包括题目。虽然我是其中主角之一，但是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我比其他人更急于和恐惧结局的开始。

05年就要走到尽头了，我想应该给自己留点东西作纪念。是的，我该做点什么了。

末了，以《罍粟爱情》里的题记来结束我的这篇序：生命里被唤做青春的那个阶段，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一些如期而至的东西，比如爱、理想和忧伤。

2005.5 于福州

目 录

第一辑 斯人独语

逃避文字的生活·····	1
与草为伴·····	3
接近本质·····	6
共鸣与抗争·····	8
书缘亦情缘·····	11
爱上另类·····	13
与禽兽无异·····	15
学会欣赏自己·····	17
向往远方·····	19
流行文化的思考·····	23
有关孤独·····	26

第二辑 青春印记

青春之序·····	30
一片惨白·····	31
忧伤不是错·····	32

陌生过往	36
流水？忧伤	38
六月微温	41
有些人，有些事	45
年少情怀	46
想念之后，记得之前	50
行走的风景	52
榕城夜色	54
一种思念	56
困在城中	58
谁让我们是人	59
七八月的那场情事	61
物是人非	65
忧伤成灾	66
罍粟爱情	70

第三辑 阅读品茗

论《卧虎藏龙》的审美情结	72
《穆斯林的葬礼》的意境探寻	75
尼采的精神	78
美丽的可可西里	81
青春的血液在流淌	84
记忆中的《东京爱情故事》	87
低迷梁朝伟	92
风的声音	95
谁是凶手	99
人道主义的危机	104

天堂在何方.....	108
惆怅依旧.....	116
诗歌背后的海子.....	121
死神的尴尬.....	125
后记.....	128

逃避文字的生活

对于文字，一直说不上是爱，还是恨。

我时常逃避它。当人选择逃避一种事物的时候，它在你心里的份量是沉甸甸的。这类似于追求一个女孩。当你知道你和她之间一定不会有结果时，虽然不想放弃，但是又不由自主地选择逃避。

我对文字的喜爱是出于它游离在世俗生活之外。它是那么高雅，以至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达到认知它的程度。除此之外，它以其独有形式总是在讲述，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恰到好处的意思。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是它，而总是代表着另外的什么，让我们揣摩。

小时候看到的文字是课本，甚至是糊在墙上或拿来当手纸的报纸。对于每一个蹦到眼里的字，我从不放过，总是细心琢磨。后来发展到不放过从我眼前晃过的广告、招牌、标语，我想，它们对于我，那真是完全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再后来我看到它被组成文学。这更让我惊异。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没有声音，只是排着队。然而它们总是在述说，一些事，一些人，一些思想，于是它们鲜活起来，会哭，会笑，会沉思。

上学以后，我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来念，每逢考试，总是拿到高分。我喜欢写作，常在心里组织文字，恰它们排队。然而我又畏惧文字，一方面，经典的文学恰我不能接近的距离；另一方面，现实中作文的人又恰我不能接受的状态。

也许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底层，我所看到的文人大部分尤如草

芥，是穷酸的，落寞的，不谙世事的，自以为是的，不合时宜的，怀才不遇的，有时被人嘲笑，有时被人非议，有时被人同情。反正就是不让人仰慕。

我以为文字带给人一些痛苦。文字使生活变得复杂，使我总是要思索些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就那么忙碌地生活着，每天有那么多要做的事，他们来不及去思考什么，就进入了疲惫的梦乡。但如果他们写字，他们思索，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幸福、安静和快乐。思索着的人和不思索的人，哪个生活得更好些呢？思索，又能改变些什么呢？只是使我们更痛苦了。

我竭力像周围的人一样活得忙碌，可还是放不下手中的笔，总是在写，总是在表达，有时荒疏有时密切，但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停止。进入社会时，我有意地逃避文字的职业，把自己融入世俗，寻找一个风光优越的位置。我几乎这样了，可是转过一圈之后，我居然站在一个只能以写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位置上。我的生活突然只剩下文字。

只剩下文字的生活，我还要怎样的逃避？我是不甘心。我想现有生活，即使不轰轰烈烈，也要热热闹闹，以使我免于思考，免于进入文字的海洋。可是不能了。当静下来的时候，我已不能停止思考，而当思考的时候，我又不能停止写作。

这似乎有悖我的初衷，然而我终于觉得，不是我先前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文人落魄，并不是因为文字，他即使不是文人也会落魄；而如果一个人会思索，他的生命必然不同。这种不同是在精神上的，是为庸碌的人们所望尘莫及。虽然生活还是生活，但是体验已有不同。

因此我不再逃避，我用它们来拥抱我曾刻意逃避的文字，表达我所走过的岁月，我的喜悦和酸辛，我生命里的悲恸和思索。

也许就是这样：我的文字和我的生活，相濡以沫。

与草为伴

三月，与一丛草孑然而立。草地，抵达一片不安与恐慌。

草儿，五谷以外最茂盛的粮食，向来为人类所看轻。小草，这通常被当作微小的名词，在我此刻的视野里，呈现出一片富丽如金。许多慌乱的脚步自草地穿行而过，他们头发如乱草舞动的背影，最终消失在远远的尘嚣中。

—

我是凡人，岂能以一棵树自比。这是我一直亲近草地的原因。

草地是季节最好的表情。我喜欢《南朝乐府民歌》里的“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江南之岸，总有些微绿有形有状。那些草的浅笑，真是令人感动的季节语言啊。而草原，是我最爱的字眼。我以为，它是除太阳之外最为丰沛的照耀。小草的翠叶，最能蓄住丰沛的阳光。谁能读情这些丰沛，谁的心灵定然能风行于草际。

仔细回忆十年放逐心灵的牧童生涯，我现在用文字来表述的这些关于草的感受，那时隐隐约约就有了。所以，千万别小视那如草芥的芸芸下里巴人，哪怕是杏花村前的黄口小儿。他们心中，也充溢着诗的赞美和朴素的哲思呢。

二

草之独步，穿行于脚下泥土的精髓。睿智的宿根经营于地表。草是平凡的，甚至卑微。但这卑微中，自有其高傲与伟大。

一块又一块，荒漠的边缘永远是绿草，绿草的前路永远是荒漠。一茬又一茬，野火烧过离高原。厚土之下，根还留着，那是些势不可挡的生机。墙头上摇摆的狗尾巴草，也有敢于分割天空的勇气，实令人敬佩。

无机中不断生出有机，思想中不断长出物质，渐变中不断透出灵魂和风骨。有多少人，能感悟到草儿照彻人性的光？只有一个人看透了野草最坚韧、最无私的品质。这就是鲁迅，铁一样秉性的草，使大地不再轻松。

已不需傲这样的草，而我向往这血性的如草人生。

三

草地，是我们的初发之地。许多年后，会有一块草皮，把一生一世覆盖。地表浅浅的肤色，被什么吹黄，又被什么吹绿？头顶一丛草，人的一生不若草的一生。

在阳光下躺着，我之草与大地之草开始真正切入对方。

朝之青丝暮成雪，华发早生，谁不叹短？聪明透顶，其实是草叶早谢啊。人活不过草，这是毫无疑问的。草地上，我们总在践踏出路。而匍匐的草，无声无息地抹着人的痕迹，把如草的人生抹进风的尾声，把一切短暂的精彩抹于无形。

人与草也得一拼。譬如，草总在包围农田，是那些不髓的农具，使农业不至于荒芜，也使农人的一生不至于荒芜。是人生的丰收，茂盛着头顶的那一丛草。草的一春毕竟短过人的一春，人的枯荣毕竟

长过草的枯荣。草民、草民，草确实是人最贴切的比喻。古时，死于饥寒交迫的穷人，常常是一床草席裹身。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们选择的其实是一种最有深意的归于黄土的方式。

此刻，眼前的枯草和嫩草正以不同的姿态固守着各自的内心。去年的草携着今年的草，如同我们想像着来生的样子，冷漠或者淡定。

接近本质

五月，属于梅雨季节。可以感觉到有阳光的日子并不多，渴望把心灵一角挪出来晾晒的动机和冲动也不多。

因为每个日子都平平淡淡，所以每一个日子的空间就像电影院里的排排座位，在阴暗、潮湿、空寂中孤独守候着，守候着心仪的物体（哪怕是一个脏屁股）的光顾。

心的浮躁，在本质上不如一片落叶安份，不如激流飞溅的浪花专注，不如高天上纷繁变幻的流云坚定。不错，我喜欢安宁和寂静，但我不能驾驭它。我知道，在安宁中舒展安宁，在寂静中承受寂静，这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在这样坚韧的品质中，我们能嗅到三九腊梅的暗香，冰山雪莲的妖娆，沉溺污泥中雪藕的气节，风沙挺立中胡杨的笑傲。当然，还有傲然的松，盎然的竹，悠然的兰……它们让我折服并敬畏，为着那来自于骨髓里的那点儿气度。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效仿它们还是在磨难自我，我知道自己骨子里也在坚韧着什么。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坚韧的力度，却看不见执拗坚韧的高度。

我想我需要一次历练。

思想的原野充满沙漠和荆棘，这里横尸遍野，杯盘狼藉。我看到这些残砖断垣，折射着秦时明月汉时光，流淌着唐诗宋词的溅韵，我清点着自己的精神碎片，感慨灵魂深刻的贫乏、思想空前的肤浅。漫步在思想的阡陌小道上，我的视野沟沟坎坎。伸出我的手，无法接近；低下我的头，不可沉思；迈出我的脚，无法抵达；发出我的声，没有回音。也许它根本就不在我所能承揽的世界中，可它以天籁般的

光束引诱着我，我无法抵御这陈陈相因的遗风穿透。这是一种接近本质的诱惑，来自祖先来自彼岸的拥抱姿态，它就在那里，岿然不动，任是无情也动人。

对它，我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把它当作我的终极目标去攀登。我知道，在这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呼吸，可无法抵达并临界。我在界外，在边缘，在目力所不及的远处。你从每个角度窥视我，我都保持着同一姿势在守望。瞧，我双手托腮，神态忧郁，目光迷离，凝望良久之后，我会听到我躯壳脱落呼啦一声堆积到一起的声音，那时我是在振动羽毛想飞。譬如此刻我端坐在这把柔软自动的电脑椅子上，听到键盘敲击着文字的声响，在屏幕上清晰地看见自己正把灵魂发送出去。是的，我的灵魂已出发，我的灵魂在路上，可我不知道旅程的地址，行进路线更是无从知晓。我不知道是谁在命令我放飞灵魂？在这样的放飞中我的灵魂具有怎样的意义？

接近本质具有大音无声大象无形的意义。我断定我的翅膀载不动我。尽管我渴望、挣扎、叛逃，可我飞不远也飞不高，顶多在某个电影院的座位上空飞旋着。等累了，疲软疲倦了，我的心一定会不争气地重返到原先的那个空座位上。那时容颜比树皮沧桑，我会在有阳光的日子把自己皱纹斑驳的心拿出来晾晒抖落一番，然后深深地叹口气，对自己说，哎，心还在老地方呢。

这时我突然感到双手触摸到一种热乎乎的东西，幸福地闭上双眼，像享受性爱一样紧握着这种热乎乎的本质，我感到自己泪如泉涌，我听到自己痛哭失声……

共鸣与抗争

1

在读一位大思想家的作品时，无论是谴责还是辩护都是一种极狭隘的立场，与所读对象不太相称。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话式的理解，其中既有共鸣，也有抗争。

一个人受另一个人（一位作家或者哲学家）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身本已存在却沉睡的东西被唤醒。对心灵所发生的重大影响绝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与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假如不能引起共鸣与抗争，它于我实际上不存在。

2

对我而言，前人的思想不过是食物。让化学家们去精确分析这些食物的化学成分吧，至于我，只是凭着趣味去选择食物，品尝美味，吸收营养。这就足够了，哪里有耐心去编制每一种食物的营养成分。

3

在才智方面，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以博闻强记为前提。我自觉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留下模糊的印象，

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

自卑之余，有时自己解嘲，健忘未必全无益处：可以不被读过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易于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言语简洁，不夸夸其谈，因为实在谈不出更多的东西；对事物和书籍永远保持新鲜感，不管接触多少回，总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假如我真能过目不忘，恐怕脑中不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太阳下不再有新鲜的事物了。

近日读蒙田的随笔，没想到他也是记忆力差的人，并且从中发现了记忆力差的三种好处。

4

古来贤哲常论博学与智慧的不同。智慧是灵魂的事，博学是头脑的事。西塞罗讽刺这些博学家说：“他们只学来和别人讨论，而不是和自己谈心。”蒙田讽刺在学校里只学得许多死知识的学生说：“他应该带一颗丰盈的灵魂回来，却只带回一颗膨胀的；他并不把它充实，而只把它吹胀。”

灵魂是种子，可以在知识之水的浇灌下长成参天大树，也可以在知识之水的浸泡下发成一颗绿豆芽。

5

一个人有可能被过多的文化伤害，蒙田把这种情形称作“文殛”即被文字之斧劈伤。

我的一位酷爱诗歌、熟记许多名篇的朋友感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与他争论：尽管有歌德，尽管有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

开卷有益，也可能无益，甚至有害，关键在于它是激发还是压抑